

云南专史丛书

云南移民与古道研究

申旭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专史丛书

云南移民与古道研究

申旭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移民与古道研究 / 申旭著 .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2012.1

ISBN 978-7-222-08820-7

I . ①云… II . ①申… III . ①移民 - 历史 - 云南省
IV . ① 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9003 号

责任编辑 郭木玉 梁洪泽

责任校对 余丽红

版式设计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张力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云南移民与古道研究
作 者	申 旭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1092 1/16开
印 张	22
字 数	290千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820-7
定 价	46.00元

序

对于此刻的我们来说，过去就是历史。然而，我们却不能反过来说，历史仅仅就是过去。因为现实的存在，一般都有着或长或短、或隐或显的历史。历史既属于过去，又属于现在，或许还能延伸到未来。它似乎能穿越时空：通过能够承载和传递信息的各种方式，通过鲜活的记忆、生动的影音、枯燥的文献，乃至尘封的文物和细微的痕迹，或者通过经验的积累、知识的传播和文明的传承。

于是，人们常常回顾过去，理解历史。期望通过理解历史部分达成对现实的理解，以减少、消解现实与未来发展中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人们或许还以自己的理解为基础，对历史、历史与现实做出阐释，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理解。而在理解与阐释中，人们已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文化的传播和文明的传承，有意无意地为现在、为将来的发展，做着或许有益的准备和铺垫。

历史延绵不绝，每天都在添加新的内容，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同样持续而日新；历史内涵丰富、复杂而多样，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更不免各不相同，仁智互见。于是，人们尝试以专业化的方式，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强化对历史的阐释。而历史理解、历史阐释的专业化，又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互为表里，并在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跨文化交流的相互作用中，培育形成了历史学，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着历史学。

诚然，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人们对历史、对历史学的热情不可能、

也没必要特别炽热。现实的紧迫、匆忙、奔波与疲惫，不会给我们留下太多怀旧的闲暇，还不免加速着我们对过去的遗忘。倒是社会的重大变化与发展，特别是文化自觉的唤醒与跨文化交流的拓展，易于引起人们对过去的回顾，使人们关注历史。于是，理解和阐释历史，更多地与增强文化自信、增进跨文化交流，与理解、认识乃至改变现实的期望，相互交织在了一起。远的姑且不说，在20世纪的中国史上，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关注历史、反思历史，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渐入高潮，50年代系统编纂中国通史的同时，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

在系统编纂中国通史、全面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背景下，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的前身——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所于1956年正式成立。1980年又以历史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为基础，建立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当然，院内也设了历史研究所。56年来，从云南地方史料的搜集整理、摘抄出版，到揭示云南历史发展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到各民族史志和《云南少数民族》的编写；从研究中国云南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到探讨全球化进程中的云南对外开放；从探究人类在云贵高原的起源、梳理古代云南历史发展的脉络，到阐述近现代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边疆发展；从参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到出版《云南近代史》，到编纂6卷本《云南通史》……在文化自觉与文化交流曲折发展的进程中，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区域史、地方史、专门史研究，沿着系统化、专业化、专题性的方向，逐步纵深推进。

自然、生态、民族、社会、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多样性，与历史本身多样性的叠加，进一步丰富了云南区域史、地方史的内涵。以往的区域史、地方史、专门史研究，业已揭开了立足云南历史多样性开展专题研究的新篇章，揭示了继续推进专门史研究的广阔空间；也为理解云南历史、现状，探索云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日益提升的文化自觉，逐步增强的文化自信，不断扩大的跨文化交流，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科

学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紧密依存，及其与信息化、全球化之间的多边互动，也已初步昭示了云南专史研究的广阔前景。于是，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十二五”规划中，把“历史文献整理与重大历史课题研究”列为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深化、拓展的重点研究领域。我们主要依托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在丰富而多样的区域史、地方史领域，力所能及地为专业化、专题性的历史研究、文献整理搭建一个平台，编辑出版《云南专史丛书》。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将秉承专业化、专题性的宗旨，立足云南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立足历史学对差异性、多样性的理解与包容，从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的角度，以前沿性、创新性的史学著作为重点，兼顾各种史料及中外文献的搜集、整理、翻译，综合确定选题，编为专书，逐年出版。希望通过一段时期的积累，形成一个新的、和而不同的专史系列。并希望借助历史本身的连续性，为现在及将来的文明传承、跨文化交流与文化创新，为社会的科学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准备和铺垫。

诚然，这是我们的初衷，也仅仅是我们良好的愿望。沿着这个方向能走出多远，当然需要乐于参与这项工作的全体作者、编者齐心努力，更需要得到社会各界和学界同仁的支持、帮助和赐教。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关心支持和批评指正，共同为史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为云南的科学发展，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王文成

2012年1月20日

目录

藏彝走廊与氐羌族群	001
1. 藏彝民族走廊.....	002
2. 考古学依据.....	009
3. 民族学文献.....	021
4. 缅甸和印度的氐羌族群.....	034
5. 早期移民与区域发展.....	043
移民与古道交通（上）	047
1. 滇楚交通与移民.....	048
2. 五尺道和零关道的开通.....	060
3. 汉晋时期移民.....	068
4. 移民、通道与社会发展.....	082
5. 永昌郡移民.....	103
移民与古道交通（下）	118
1. 安南通天竺道.....	119
2. 唐宋元时期移民.....	135
3. 明代移民屯垦.....	144
4. 清代经济移民.....	168

移民与商业贸易	186
1. 回族移民	187
2. 远途贸易	202
3. 跨境移民	219
移民与文化传播	237
1. 斯基泰文化	238
2. 西亚文化	244
3. 滇茶销藏路线	260
4. 茶与马帮	289
征引书目	312
后记	343

藏族

藏彝走廊与氐羌族群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分布图
中，除了藏族外，还有彝族、羌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壮族、瑶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普米族、怒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独龙族等民族。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两广丘陵、贵州高原、滇南高原、横断山区、青藏高原等地带。其中，彝族、羌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壮族、瑶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普米族、怒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独龙族等民族主要分布在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两广丘陵、贵州高原、滇南高原、横断山区、青藏高原等地带。



1. 藏彝民族走廊

云南西部、四川西部、西藏东南部这一毗邻区域，无论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而言，还是从民族、语言的视角来看，这一区域都相当复杂。“近百年来，中外许多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的专家、学者，他们的论文、著作中都曾提到这一地区民族情况和语言情况的复杂性。而现在，对许多研究民族史、民族学、民族语言的人来说，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①从古至今，这一地区主要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及其先民活动的舞台，而在云南 25 个少数民族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有藏、彝、白、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普米、阿昌、怒、基诺、独龙等 13 个，他们皆源于古代的氐羌族群，历史上沿着藏彝民族走廊迁入演化而成。除基诺族被确认为一个单一民族的时间较晚（1979 年）和彝族的分布地区较广以外，以上其他民族至今仍大多居住在云南西部和西北部地区，也就是说，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一半以上与这一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这一地区是藏彝民族走廊的核心区域之一，在云南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源流和迁徙问题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民族走廊的研究，不仅对于民族学、民族史上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而且对于该民族当前的发展亦有现实的意义。”^②

^① 孙宏开：《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29 页。

^② 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3 页。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事中国西南地区民族史、民族学以及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学者，开始提出“民族走廊”的概念。民族走廊是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藏彝走廊”是民族走廊中的一条，它的地理范围大体包括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南部，到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印度北部这一狭长地带。

费孝通先生根据民族学界的多年研究，将这一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78年9月，费孝通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谈到：“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①的察隅、珞瑜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但是就是在这些藏族聚居区里发现了许多‘藏人’所说的语言和现代西藏的藏语不完全相同的现象。四川西北部的嘉戎藏语和现代拉萨藏语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嘉戎地区向南，在这走廊中有迹象表明还存在着被某一通用语言所淹没而并没有完全消亡的基层语言。这类语言在家庭等亲密的群体里还在使用。”“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②

1982年5月，费孝通在武汉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时指出：“上面所讲的那个地带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我也曾称它作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珞瑜地区。……再下去到

^① “西南”当为“东南”之误。——引者

^②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的那加地区。这一带都是这一相似类型的民族，看来都是这条走廊里的民族，都在藏族和彝族之间的地区里。……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走廊都描写出来，可能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①藏彝走廊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共同向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楚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②

要把整个藏彝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搞清楚，远非个人能力所及。该走廊其他地区的民族学者和人类学家对相关区域进行了相当多的探讨，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种类最多的云南省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相当薄弱。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云南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先民的来源和迁徙问题。

就我们所谈滇川藏毗邻区域这一藏彝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而言，其北面的青海省为青藏高原主体的一部分，该省的南部和东部即与西藏和四川的毗邻地区则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中国著名江河的发源地。再往南是藏东高山峡谷区和川西高原，即著名的横断山脉北段，而横断山脉的南段，则延伸到云南西部地区。山脉呈西北高、东南低的走势，由此也决定了诸大江河的流向。各大江河强烈下切形成高山峡谷，如云南西北部高山大河平行排列，自西向东为高黎贡山、怒江、怒山、澜沧江、云岭、金沙江、玉龙雪山，其中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在一个狭长的区域内三江并流为世界罕见。除了这三大江以外，在滇藏川三省区边境地区的横断山脉中，由北向南流的大江河还有岷江、大渡河和雅砻江，和上面三大江合在一起，人们通常称之为“六江流域”。这六江及其支流流经之地，也即本书所说的“滇川藏民族走廊”，包括滇西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川西高原区和藏东高山峡谷区。滇西北境外的缅甸北部和印度东北部地区，是历史上有名的“野人山”和“雪山”地区，缅北有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南流汇成伊洛瓦底江，这一区域也构

^①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3期。

^②前揭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

成了藏彝民族走廊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述区域之所以成为藏彝民族走廊，原因就在于，该区域自古以来就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先民——氐羌族群不断南迁的通道，而且至今仍有相当部分生活在这一区域。

从民族迁徙的角度看，高山峡谷间的诸多江河流域，为古代民族迁移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对古代民族的发展来说，高山峡谷则成为决定性的阻碍因素。从地域文化分类的角度而言，我们所谈的这一区域大致可以归为山岳型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其封闭性和排他性，表现为通常受周围文化的影响较小，自成独立的体系，而且在极力影响周围的文化。因而这种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中，常常是单向输出占主导地位，很少发生共振的现象。^①在滇川藏毗邻区域的高山峡谷之间，分布着诸多面积不大的山间盆地，云南俗称其为“坝子”，这些小盆地大多有河流贯穿其间，成为古代游牧民族和山地民族（以刀耕火种作为维系生计手段）迁徙过程中的暂居地。等到其所在区域的水草、林木等自然资源消耗殆尽的时候，这些民族的一个“迁徙—暂居”的生活周期便宣告结束，另一个“迁徙—暂居”的生活周期又拉开了序幕。

有河流贯穿其间的小盆地，对于“逐水草而居”的古代游牧民族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作用表现在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种地理环境是古代民族或部族赖以生存之地，也为他们的迁徙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这种地理环境限制了他们生活的空间，阻碍甚至隔绝了他们与外部的交往。在高山峡谷地区，从一个坝子到另一个坝子，在很多地方对于现代人来说仍是艰险备至，对于古代民族其艰难程度不言而喻。随着时间的流逝，迁徙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些迁移者与原居地同一民族或部族之间的共同性越来越小，其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之间的差异逐渐加大，从而演化成为不同的民族。实际上，从迁移者离开其原居地的时候起，他们便踏上了朝各自不同方向发展的路途，演化成为不同的民族已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而地理环境在其过程中起着

^①李桂海：《对我国地域文化发展特点的一点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3期。

至关重要的作用。翻开云南少数民族分布图，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部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如白、傈僳、哈尼、拉祜、纳西、景颇、普米、怒、阿昌、独龙、基诺等民族为云南所独有，而其中大部分集中居住在云南西北部地区。这种分布态势绝非偶然，而是历史上藏彝走廊中民族或部族迁徙、融合、演化所形成的结果。虽然目前还无法清楚地知道云南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的具体演化过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是同源民族。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的形成与氐羌族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云南大多藏缅语族民族集中居住在滇西北地区，正是由于古代氐羌族群沿藏彝走廊北端南下迁入这一区域，虽然在此区域内他们还有小范围的迁徙与流动，甚至在各个历史时期并有汉族等民族移入，但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分化演变成不同的民族，以至汉族有时也被同化，融入少数民族之中，这种例子在云南民族发展史中屡见不鲜，因此，地理环境因素是中国部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为云南所独有并且集中分布在滇西北地区最合理的解释。

就中国地理区域而言，云南西部地区是藏彝走廊的南端，通过这一走廊南迁的古代氐羌族群，大多在这一区域内生居、分化、融合成为藏缅语族各民族。虽然他们属于同一语族，但由于居住的具体地区远近不同，如哈尼族聚居在红河州，基诺族聚居在西双版纳州，除彝族外的其他各藏缅语族民族主要分布在滇西北地区，从而造成了他们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和文化类型亲疏不一，体质特征之间的细微差异就是一种具体体现。通过对纯阿昌族血统成年人的抽样调查和体质测量，其体质特征与傈僳族、纳西族和景颇族最接近，与哈尼族、基诺族和布朗族较远。^①对纯纳西族血统成年人抽样调查和体质测量，其与傈僳、景颇、彝等民族很接近，很相似，而其主要头面部测量均值与汉族、藏族及云南其他少数民族的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纳西族的头面部特征和

^①李明等：《云南阿昌族的体质特征》，《人类学学报》第11卷第1期，1992年2月。

傈僳族最为接近。^①再看普米族，通过对纯普米族血统成年人的抽样体质测量，其主要均值比较和主要头面部均值欧氏距离聚类表明，普米族与纳西族、傈僳族、羌族比较接近，属同一个体质类型，从语言上讲他们又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所以，普米族是最早从古代西北地区甘青高原南迁至云南的少数民族之一，来源于一个共同祖先即古羌人，他们的当代体质特征则是长期与古代当地居民不断混血的结果。^②这种体质特征之间亲疏关系的不同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哈尼族和基诺族从氐羌族群中分化出来以后，南迁到滇南和滇西南地区各自独立发展，所以与阿昌等民族的体质特征相对疏远，而纳西、傈僳、阿昌、普米、景颇等民族相对集中分布在滇西和滇西北地区，虽然后来也逐渐演变成单一人们共同体，但其分化的时间比哈尼族和基诺族要晚一些，因而他们的体质特征之间彼此相对接近。

除了中国相关省区以外，藏彝民族走廊还应包括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尼泊尔等地，以至南下延伸到中南半岛北部地区。缅甸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主要有缅族、钦族、克钦族（在中国境内称为景颇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怒族、独龙族，除缅族分布较广以外，其他各族大都居住在缅北山地边境地区。另外，在缅甸西北部靠近印度亲敦江上游地区，还分布有那加族和米佐族，也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这两个民族的主体皆居住在印度境内。印度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其北部和东北部山区，包括加洛族、那加族、米佐族、梅泰族和米基尔族等。尼泊尔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分布在中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有尼瓦尔族、塔芒族（又称穆尔米族）、古隆族、马嘉族、夏尔巴族、克拉底族、拉伊族、林布族、塔卡利族、松瓦尔族、坎族、切庞族和丹瓦尔族。不丹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主要有菩提亚族、达夫拉族、米里族、米什米族、雷布查族、古隆族、林布族、拉伊族，其中后三种民族系从尼泊尔迁入。在印度锡金邦 60 多万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二的

^①刘冠豪等：《云南纳西族的体质特征研究》，《人类学学报》第 11 卷第 1 期，1992 年 2 月。

^②李明等：《云南普米族的体质特征》，《人类学学报》第 14 卷第 3 期，1995 年 8 月。

居民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如菩提亚族、雷布查族、拉伊族、塔芒族、夏尔巴族、尼瓦尔族、马嘉族、松瓦尔族等。

众多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集中分布在滇川藏毗邻地区以及相互邻近的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尼泊尔中北部、不丹和锡金等地，这一区域又和西藏东南部接壤，这种分布格局表明，上述各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考察和研究，藏缅语发源于中国的黄河中上游地区，与新石器中期距今 50 个世纪前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关系密切。商代江汉上游地区开始出现的巴蜀文化与藏缅人南下有关，藏羌语支和彝缅语支从此开始分化。^①也就是说，上述民族是由古代黄河中上游南迁的氐羌族群不断分化、融合、演变而成，他们所分布的地区，也就构成了藏彝民族走廊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①吴安其：《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与汉藏语的渊源》，《民族研究》1996 年 6 期。

2. 考古学依据

滇藏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云南西北部和西藏接界，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两地之间的文化往来就已经开始了。近几十年来，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①如在林芝、墨脱、卡若、小恩达等地相继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不少细石器、打制石器及陶器，其中以卡若、小恩达等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最为典型。卡若文化因其遗址位于澜沧江上游昌都地区的卡若村而得名，距今4000—5000年，是藏族古代文化的代表。小恩达遗址距卡若遗址较近，位于昌都西约4公里的昂曲河（澜沧江的支流，在昌都与扎曲河汇流为澜沧江）北岸第一阶地地面。卡若遗址的主要文化特征是：有平面呈圆形、方形及长方形的半地穴或地面的房屋建筑；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并存，其中打制石器较多，磨制石器较少，细石器典型、成熟；陶器器形以罐、盆、碗为基本组合，陶质均为加砂陶，陶器纹饰除刻印纹、压印纹外，还有绳纹和少量彩陶。^②另外，在林芝、^③墨脱^④等地发现的石器和陶器，与卡若文化有相似之处，如打制的石刀、石凿、

^①参见西藏自治区管委会：《西藏自治区文物工作三十年》，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霍巍：《西藏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2期；霍巍：《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民族研究动态》1994年2期。

^②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79年9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③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5年5期。

^④尚坚、江华、兆林：《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2期。